

起点网白金大神林家成、

国内一线影视剧作家连谏联袂推荐

唯美主义鬼才作家蔓殊菲儿燃情巨献

当代最具文学魅力的古言佳作

山河破碎，私情难抵国难。

金国王子痴心相护能否重获大宋帝姬的芳心？

全彩插图演绎静态电影

随书附赠精美明信片，完美珍藏！

蔓殊菲儿

著

惠福帝姬

I
香凝黄昏月



蔓殊菲儿 著

惠福 帝姬

I
香凝黄昏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惠福帝姬 / 蔓殊菲儿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00-1207-3

I. ①惠… II. ①蔓…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9767号

惠福帝姬

蔓殊菲儿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梁艳
特约策划 梁艳
营销统筹 卢渔
封面插画 呀呀
封面题字 邱金生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刘云程 玥
特约编辑 米莉
营销推广 杨蕊 徐江宁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内文插画 猫言斋(山岚 七木)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彩插 8
印张 16.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80元
ISBN 978-7-5500-1207-3

赣版权登字: 05-2014-3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有一句名言：“中国艺术，造极于两宋。”作为世界公认的中国书画中价值最高的宋代画作，随着八百年的飘零尚遗留一千多幅珍品，多珍藏于中国故宫博物院、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世界顶级的艺术殿堂中。对于每一位东方古典艺术的爱好者来说，北宋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梦幻的时代，天才的宋徽宗按照自己的梦想把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营造成了艺术王朝。他以一位皇帝绝对的权威追求着伟大的艺术理想——崇书法、办画院、兴五窑、筑艮岳，将无限的诗情画意恣意挥洒在这片土地上，造就了宫廷与民间艺术的空前繁荣，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审美情趣与浪漫情怀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北宋也是一个最悲情的王朝，梦总有醒的时候，越是美丽的梦破碎得越为残酷。长年以来重文轻武，内政腐败，以钱帛换取北疆安宁，以奢靡营造人间仙境，这些不切实际的做法终于使这个艺术王朝轰然跌落云端，毁灭于尚是奴隶制的原始而野蛮的北方金国铁蹄之下。

于是，便有一种高贵而极致的美，在国破家亡中深陷于被掠夺、被蹂躏的命运，辗转于狂野的占有与彻骨的伤痛之中。她纵使芬芳若设色绢本上的花朵，轻盈如徽宗笔下的蝴蝶，万种旖旎灵姿，无限风流缱绻，都只能付与北风酷烈。

正因为这样的机缘，却迸发出不可思议的绝色之爱，其绚丽迷离，梦幻璀璨，绝不逊色于在艺术的殿堂里那些珍藏了数百年的妙笔丹青。

一切，都从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宋徽宗赵佶真迹《瑞鹤图》

说起。

这幅绝代风华的旷世国宝曾为清宫旧藏，是末代皇帝溥仪随身携带逃亡的最后至珍之一。它设色典雅富丽，构图恢宏空灵，祥云野鹤呼之欲出，艺术成就之高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它的群鹤清音高唱着北宋最后十六年的繁华之梦。在群鹤飞舞，徽宗提笔渲染着那亘永美丽的石青色天空时，正逢着一位继承了他艺术天赋，却把血肉融在北国，命运最为传奇的公主临世了。



【目录】

第一章 引子

瑞鹤图

子

003

蝶妆

002

画院

004

灭辽

008

雪李

012

第二章

帝台春

凯旋

018

家宴

020

治兵

022

听琴

024

第三章

踏莎行

虎啸

028

壁画

033

筵篋

038

照影

041





惠福
帝姬
香凝黄昏月

第四章 金明池

择郎 046

背信 049

选骑 053

乞巧 057

第五章 满庭芳

添香 064

蟹宴 066

雪云 071

落梅 075

第六章 如梦令

窥梦 080

初遇 086

凝弦 090

卷帘 094

第七章 卜算子

私会 100





香凝黄昏月

惠福
帝姬

第八章

晚秋图

御书

108

伤春

112

书祸

116

惊变

122

伤别

126

江南

130

还都

134

第九章

靖康哀

射柳

140

攻宋

144

梦碎

148

沦陷

153

第十章

金烬落

逼索

160

沉湖

165

绣鞋

170





惠福
帝姬
香凝黄昏月

后记

.....
252

离恨

.....
247

噩夜

.....
242

访惶

.....
238

豪宴

.....
226

第十三章

渡江云

缝纒

.....
219

摧折

.....
216

杀戮

.....
208

强夺

.....
202

第十二章

玉叶焚

纠缠

.....
195

弦伤

.....
189

重逢

.....
184

共寝

.....
180

第十一章

点绛唇

夺俘

.....
175



瑞鹤图

第一章



当歌吹般的鹤唳在汴梁宣德门上空响彻云霄时，宋徽宗赵佶的灵感与热情也似翠竹笔秋兔毫上湿润饱满的石青，在绷紧的生绢上一片片晕染开来，翩翩起舞的鹤，流丽漫卷的云，在他用孔雀石、铜绿石和香蓝草碾制的色彩中留出皎白的形影。他正细细勾勒着一只停在鸱尾上的栖鹤轮廓，内侍邓珪缓步走到画案前跪下，朗声禀报道：“恭贺官家喜得公主。”“哦。”赵佶沉吟道，并未停下手中的笔，“是哪一位美人所出？”“是王贵妃娘子。”邓珪迟疑了片刻，他看面前这位沉浸在画作里俊美温存的青年天子，继续说道，“虽然打搅了官家作画，但公主实在生得玲珑可爱，晶莹皎洁宛如珍珠。”徽宗的脸上荡漾起一丝飘忽的笑意，把自己从浩瀚的灵思中抽拔出来，向邓珪点头道：“备辇吧。”

此时正是政和二年上元的次夕，就算身披貂氅，怀抱银炉，行辇于宫道，也感到初春的寒冷。徽宗白皙的面颊很快就变得冰凉，但他的心是热烈的。娇俏妩媚的王贵妃是他最宠爱的妃子，这位公主应当是她为他生的第五个孩子。他已经有了十多个美丽的女儿，但王贵妃的前两个女儿媛媛与纓络却是其中最为聪慧的，如今这个最小的女儿一定也非常讨人喜欢。

他来到兰熏阁，任侍女解下貂氅，暖阁内温暖如春，兰花炭火中添着沉香屑，轻盈而芬芳。他看着那个襁褓里小小的女儿，果然如邓珪说的一般美丽，那纯净而柔软的笑容，让他禁不住想亲吻。“官家肯定喜欢这孩子。”他听见躺在床上的王贵妃轻柔地说，“她后肩上有一只官家最爱画的蝴蝶呢。”徽宗一惊，连忙让侍女把襁褓拉开来，侧过婴儿



的身子，果然，那如雪的肌肤上，真有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一块浅浅的樱桃色胎记。

窗外，又响起鹤鸣，一只停在檐角的野鹤在初月隐现的苍茫暮色中飞起，它伸展着洁白的翅膀掠过延福宫的琉璃青瓦，向着宫外飞去，一片羽毛随着晚风飘落在西北角上凄清的冷宫里。那里有个女人也刚刚结束生产，头发乱蓬蓬的她被从窗隙中透入的冷风吹醒，瑟缩了一下，转头慈爱地望着身边旧布包裹着的孩子，奶水已涨得乳房生疼，没有人帮忙的她必须各项事儿亲力亲为。自从被他打入冷宫，她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她要和他给她的女儿相依为命，教她舞蹈和弹琴。虽然降在这料峭的冷宫，但她仍然是高贵的公主，她再苦也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可是孩子的小脸摸上去为什么这么冷，连呼吸都没有了？她明明记得出生的时候孩子是这样漂亮，像洒满月光的花朵一样洁白晶莹，她肩膀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粉蝶的胎记。女人迅速把孩子的肩膀掏出来，那里什么也没有。她惊恐起来，这不是她的孩子，她的孩子让这个死孩子换走了，那个支撑她忍着一切苦难在腹中养大的女儿。天哪——

院子里几个在月光下用力搓洗着衣服的罪婢听到那个小屋里传出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哀号，那个刚生了个死胎的可怜的女人冲了出来：“我要见官家，我要见官家，这不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被人换走了！”很快，吵闹的女人被冷宫的内侍们暴力制止了，她被两个内侍倒拖回屋去，一双弯月般的纤足绝望地在地上扑腾，她两手握住内侍揪着她头发的手，咬牙忍疼喃喃自语，一串眼泪从她苍白而娟好的脸颊上淌落下来。

三十岁的潇洒天子赵佶轻轻一抖手腕，他的笔锋便落在小公主的粉蝶胎记上，那支蘸着《瑞鹤图》石青色料的画笔在匆忙中被他一块儿带进了暖阁，他意兴盎然地随着那蝶翅形的胎记点画，勾勒出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他笑意融融，吟着绮丽的诗句，与心爱的妃子深情相顾。



画 院

仲春日里，兰熏阁外，孔雀绿的凤蝶迷了晓花深径，选那最柔香的地方小憩，一色湘水烟碧，玉肌生凉，童发青滑如缎，是个娇滴滴的女娃薄肩。王贵妃次女，十四岁的纓络帝姬悄悄地走到她的身后，将一柄纨扇向那只凤蝶轻轻扑去。正在读书的女孩被她咯咯的笑声惊扰，回过脸来，蝶翅却拂过她的娇面，翩翩飞去了。“哎呀，纓络姐姐真是讨厌，好好儿的跟我念书，却让你赶走了。”女孩含嗔瞥了捣乱的顺德一眼。她小她一岁，是王贵妃的幼女弦珠帝姬，绾着双鬟，点缀着珍珠和水晶花苏，额发甚是轻软，被微颺吹拂在那玉白尖巧的瓜子脸上。她的五官生得极其精致秀媚，与清丽修长的纓络相比，更类似于江南美人的玲珑，生气时杏眼流眄，却有千种旖旎。一袭烟碧色的湘江水窄袖襦裙，交领翠襟上织着细如发丝的轻金竹叶，小腰窄窄，白玉环绶，一样密织了细金。

纓络笑笑，瞅着她手中的卷册：“妹妹读的什么书？”“《昭明文选》。”弦珠回答道，“上次看到姐姐依陆士衡的《演连珠》作诗，觉得巧妙，便也找来一读。”纓络将她的秀发轻拢于耳后道：“你长得这样好看，又何必多才。有了才学，这世上的好事岂不是都让你一人占去了？”弦珠被她夸得脸红起来。“快走吧，今日正逢点画魁，楷哥哥正在阁前等着我们呢。”纓络笑呵呵地催促她道。

弦珠听了雀跃起来。虽然她像姐姐们一般，按王贵妃的教导，从四五岁起就学琴、识字，把公主应有的素养一一修遍，但最爱的还是画画。从九岁就描得工丽的素稿，十岁始学敷色，更是清雅明媚。虽多是



些梅花绣眼、萱草蝴蝶之类的扇面斗方，却略得徽宗秀妍之韵，深得王贵妃赞赏。翰林图画院也成了她最喜欢去的地方。

两人结伴出了兰熏阁，见二十岁的郓王赵楷头戴玳瑁随珠紫金发冠，身着鹤纹层染雪青素锦长袍，玉带金鞭，丝绦粉靴，骑着银花玉骢立于一树盛放的海棠花下。他本来就长眉入鬓，凤目红唇，教这绚丽春花一映，更是粉面俊美，绝丽无双。一辆宝络金檐的舆车停在他的身后，彩络装点着负舆的腓牛，春风吹下花散如雨，摇曳着车上银铃叮咚流响。

“今天可有妹妹与我共骑？”赵楷向着两位帝姬打着哈哈。“媛媛姐姐不在，我们可没有那个胆子。”纓络抢言道。赵楷看到最小的妹妹弦珠瞅着玉骢的眼里闪过一丝期盼，便温柔地向她说：“弦珠上来吧，哥哥抱好你就是。”“不用了，楷哥哥。”弦珠慌忙拒绝道，“我还是有些怕。”说着便拉着姐姐的手转头往彩车上去，待两人的侍女绿翘、彩绫也进了彩车，郓王便令内宦将御牛催起，一路上悠悠然然往翰林图画院而来。

宋代翰林图画院在太祖年间便已成立，画院画家享有与文官相似的地位与俸禄，专是为皇室成员画像与记录重大事件。当年为了挑选绘制玉清昭应宫壁画的画师，由画院主持向全国招募，从应招的三千多名画家中选出武宗元、王拙等百余人，他们为画院创作了大量的画作佳品。而在奢爱丹青的宋徽宗时代，天子亲自授课，皇室成员频频参与画院盛事，翰林图画院也迎来了最鼎盛的时代。

当郓王带着两位头戴面纱的帝姬来到翰林画院的时候，米芾院长正与李迪博士分成两派争论最后两幅画中哪一幅该是画魁。而徽宗很乐见这样的场景，只坐在案前的金线绒座扶手禅椅上微笑不语。弦珠轻轻撩开面纱一角看去，两幅画都非常缜密，设色雅致。一幅是马儿奔跑在疏离的桃花林里，花落漫地。另一幅不见花朵，只有马儿在悠闲地吃草，几只小蝶围着马蹄飞舞。论画功，前一幅更加深厚写实。她细细看罢，目光落在题跋上，却是这次画考的命题——“踏花归去马蹄香”。她不禁莞尔一笑，被一旁的郓王瞥见，便向徽宗道：“父皇，我把最懂画的妹妹带来了，让她来定夺如何？”须臾间，画院的翰林和待诏都望向弦珠，只见她落落大方地接过侍者递来的朱笔，在第二幅画上角工整地写了一个“魁”字，却是徽宗所创，皇子中盛行的瘦金体，只是较为纤弱娟丽。宋徽宗笑意盈盈，满意地点头。米芾笑道：“帝姬之见正与我等相同，可否将选此画之由一述？”弦珠应允，从容答道：“我观此二画，



惠福帝姬

其一优于画功，设色、构图无所不美。其二马匹体态自然闲适，虽无落花，可小蝶因花香而来，实与踏花相应，但意境却更高，逸于画外。尝记幼时，父皇说过习画贵在目记诸物，事无巨细，加以描摹，但须达意于心，所以造化再精都不若巧意之高远。”女孩的声音如玉磬叩击，清悦温柔，而见解又如此明彻，让李迪等人不禁叹服。以前只知郢肃两王才学盖世，郢王还曾考得状元，如今他们小小的胞妹也如此多才，皆是徽宗教导有方，遂纷纷祝贺。

这厢画院里正诗情画意，研讨丹青；那厢朝堂上文武百官却是左右等不到皇帝，这已不是首次宋徽宗自己告假去玩艺术了。但与往常不同的是，北边的战报频传，边鄙蛮族女真已凭一己之力破了大辽四京，海上之盟里大宋自己打燕京以分燕云十六州的承诺马上就要成为一张废纸，再不发兵，只怕金国会借此毁盟了。丞相蔡京像过去一样主持朝事，在奏折上用他姿媚豪健的字体写上荐西北监军童贯为宣抚使，驸马都尉蔡攸为副宣抚使，从剿灭方腊刚返的军士中挑选十一万精锐征讨燕京。

蔡攸将奏折送到画院，徽宗正洋洋宣讲他的绘画之高见，一看是丞相的字，又安排得仿佛妥帖，便拿了朱笔正想批复，却听一年轻男子高声道：“官家且慢，事关与虎狼之金首度合战，领帅之人实为重要，非熟悉蛮夷，久经沙场之老将不可任！微臣斗胆向官家进言，宣抚使人选须得朝堂之上慎重定夺方可。”大家一听竟有人敢拂一手遮天的蔡公相之意，均举目向来人望去。

那男子不过二十二岁，身着宣正大夫的枣色圆领锦袍，面似冠玉，鬓发如烟，生得眉目清俊，秀逸非凡，为徐州世家公子。诗书琴画无一不优，常为皇室雅玩陪侍，是重和年间被徽宗钦点为状元的江南才子魏冰伦。

蔡攸一看此人，顿时火起。当年君臣共筹联金灭辽大计时，他也一直与太宰郑居中等人唱反调，说什么有如盗入邻家，与盗共分财物耳。他一个新晋才俊，却如同腐儒，不知变通，把皇上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千秋大计看得如此不堪。他向冰伦冷笑道：“童大人任西北监军已历十八载，统北疆兵马，与辽国多有沟通，可谓熟知蛮夷之人，合是久经沙场老将。魏大人所谓在朝堂上重新定夺的必是蔡攸这个仅有一腔报国热血的士子吧。但若皇上准攸领兵，攸定多以久征北虏之人为将，勤练兵勇，一举破敌！”“蔡大人，你我均是文臣，那用武之事岂是本行？虽闻蔡大人好读兵书，但纸上谈兵向来最是误国！”冰伦一腔正气，言辞犀利，

把蔡攸气得面如土色。画院里顿时变得肃杀，将徽宗一腔闲情逸致摧折个七零八落。赵佶虽然七雅皆通，却是个极糊涂的皇帝。听着两位年轻臣子之间的争论，他烦得一声“罢了！”打断他们的争吵，把那草草批阅的奏折往案上一扔，向着蔡攸摆手道：“此事紧迫，就照丞相意思来办吧。你等务必勤励不悛，夺京凯旋。”魏冰伦上前一步还想说什么，被一边的米芾使眼色劝住了。





灭辽



宣和四年，大宋宣抚使童贯率十一万精锐北上，浩浩荡荡，声势极大，誓要一举夺取燕京。谁知临到河北境内犒军时，才发现大刀钝得不足以屠牛。一时间军士怨声载道，说当初宗泽将军曾提醒过兵械尚需整治，可童大人被官家催得急，硬要做出面子来，说神兵天降必势如破竹，不光没时间更换军械，反而提前出征。又有说治军的钱被将帅们贪分了。顿时军中谣言四起，直到蔡攸杀了几个带头多嘴的小校方才平息下来，可士气却减损了一半。宋军多是步兵，良马甚少，守城的左企弓等人皆是良将，严防死守。所以莫说攻城，童贯的先头部队刚摸到大辽的外城就被辽国的骑兵迎头痛击。童贯安抚众将，扎营于外，陆续安排围城攻势，可打了一个月也没见有什么进展，反而宋军这边的人马却屡被偷袭，越来越少。这下子，自诩为神兵天降的童贯再也坐不住了，他一边令蔡攸集结精锐再次攻城，一边修书向驻扎在离这里最近的辽阳府金国攻辽主帅完颜宗翰求助。

蔡攸是蔡京最有抱负的儿子，自小也学过骑射武艺，但那汴梁贵公子的健身之技放在残酷的战场上却显得不堪一击。北虏的魁伟雄壮，人马一体的高超骑术，使骑兵的来袭有如溃堤的洪水，奔腾之时，天地震动。宋军本来就少骑兵，更遑论集结而动，一下子战阵便被出城的辽军冲开，成了刀下之鬼。蔡攸在溃散的宋军中骑马奔逃，倏忽间想起魏冰伦在画院中所说用武之事岂是文臣本行的话，不由深感懊悔起来。但此时悔之晚矣，一员辽国悍将已瞄准他是领将，正从后面奔袭而来。

蔡攸几乎感到了在他头顶举起的狼牙棒，他不敢回头，闭眼受死，